

## 第一章 一樁婚事愁煞人

楚家三房的小女兒楚瑜難得上街一趟，就被朱十三給瞧上了，這消息在京城裡炸開了鍋。

朱十三可不是好惹的人物，年紀雖輕，卻已在京城闖出極大的名聲——當然不是好名聲，聞者無不噤若寒蟬。

朱十三原名朱墨，自幼行乞為生，十歲那年被人牙子賣到林尚書府上，機緣巧合做了門童，又機緣巧合在十三歲那年偶遇出巡的皇帝，拍了幾句馬屁，引得龍心大悅。林尚書認為此人乃可造之材，供他進學堂讀書，後來又送他應舉，誰知這小子運氣忒好，會試雖不出眾，卻於殿試大放異彩，得了那年的榜眼——這還是皇帝看重公平、綜合考量後的結果。至於在他之前之後的狀元、探花，根本已無人問津了。

由於他是在十三歲那年大出風頭，便得來朱十三這個諱名。

出身這樣低微，卻憑著一副奸猾心腸平步青雲，專會拍馬鑽營，但凡清高一點的人家哪能看得上他的？而像定國公楚家這樣的滿門清貴，更不願與此人多有牽扯。

怎料現在麻煩找上門來了。

楚家三夫人何氏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同丈夫哭訴，「早說讓瑜兒昨日不要出去，你偏不聽，縱得她無法無天，要不怎會惹出這等禍事來？」

楚鎮眼看著妻子手裡的濕手帕一條接一條飛來自己身上，也沒敢抖落下去，努力為自己辯解道：「昨兒是花燈節，府裡的姑娘早就約好了結伴出去，怎麼偏瑜兒不成？妳先前不是也答應了嗎？」

何氏愣了一下，才想起有這麼一回事，但是隨即她又放聲的哭起來，「我也是心疼她，誰想到她會遇上朱十三？」又咬牙嗔道：「一道出去的小姐丫鬟一大堆，黑燈瞎火的，怎麼偏偏就瞧上咱們瑜兒了？她還是最小的呢！」

她的疑惑何嘗不是楚鎮的疑惑。但他知道妻子的性情，有時候一根筋拗得厲害，不問個清楚誓不甘休，只能勉強勸道：「誰叫咱們瑜兒生得標緻，別人自然一眼就看見了。」

何氏聽了這話倒有幾分得意，使了使勁兒，從丈夫懷裡坐起來，「倒也是，也不看看是誰生的丫頭！」許是哭得沒了力氣，這會子她的淚反倒漸漸收住了，她試探地又道：「不然你去求求老太爺，讓他老人家設法推了這門親事？」

總不能糊裡糊塗便應下了。

楚鎮連連擺手，「別！父親已經過著頤養天年的生活，跟官場上那撥人也斷了來往，豈有為這種事再去勞煩他老人家的道理？且要說勢力，誰比得上朱十三？只怕惹惱了他，他就有膽子去請皇上的聖旨來，到時咱們磨破嘴皮子也沒用。」

丈夫分析得有條有理，何氏也只能歎息一聲，喃喃道：「難道就再無回天之力了？」那模樣好似她這為娘的不是嫁女，而是送葬。

何氏愈想愈覺心煩意亂，取過一旁的白玉團扇揮了兩下，又叫來一個丫鬟問道：「姑娘呢？」

丫鬟回道：「姑娘正和三小姐、四小姐她們幾個說話呢，是否要奴婢將姑娘叫回來？」

「不必了，讓她自個兒安生一會兒吧。」何氏鬱悶的道。

就算現在立時將女兒帶回來，她也沒臉面對女兒。誰不想自家如花似玉的閨女嫁個如意郎君，好下半輩子美滿？偏偏半路殺出個程咬金，何氏一切的願景都被破壞殆盡了。

彼時院中紫藤花架邊的一塊空地上，幾個女孩子正嘰嘰喳喳的議論。

「六妹，聽說今早那位朱大人遣人來向叔父提親了？」問話的是五小姐楚珩。她雖與三小姐楚珊同為大房所出，但生母僅是通房，生下她後才被抬為姨娘，身分自是低了一截，且她向來體弱多病，性子也十分幽嫻貞靜，甚少與外人往來，昨兒的花燈節就只有她沒有出去。

當事人楚瑜正低頭用一塊磚石在地上亂劃，悶悶不樂的模樣極為明顯。

眾姊妹都很能體會她的心情，楚珊寬和的道：「為了這件事，叔父叔母險些愁白了頭髮，到現在都還沒緩過勁兒來呢！」

「那朱大人果真如此放誕，只見了一面就打上六妹的主意了？」楚珩怯怯問道。她拘在家中久了，好奇心難免加重幾分。

「不然還能為了什麼？誰好好的會去招惹他不成？」楚珊一面歎氣，一面端詳著楚瑜。輪廓秀美如畫筆勾勒出來一般，肌膚白皙，雙頰紅潤，雖眉眼略顯稚氣了些，但正如那清晨帶著露水的荷花苞，讓人忍不住想採擷。

生得這樣美貌，難怪那姓朱的動了邪念。

四小姐楚璃卻輕嗤一聲道：「我看未必，那朱十三說不定早有預謀，否則怎會一見面就送了盞花燈給六妹，總不是平空變出來的吧？」

楚璃生性潑辣，別人不敢直呼朱墨諱名，她卻是不怕的。

楚珊一聽她這話，分明暗指朱墨對楚瑜垂涎已久，說不定兩人早就有所牽扯，她頓時垮下臉來，「四妹，飯可以亂吃，話可不能亂說，六妹清清白白一個女兒家，行得端坐得正，是那奸人自己無禮，豈能怪到她身上？」

楚璃掩著嘴，輕快地笑道：「我可不是在貶她，我誇她都還來不及呢，能嫁給這樣勢焰滔天的大人物，今後咱們家的指望可都在六妹夫身上了。」

她素來口無遮攔，多為眾姊妹不喜，只因楚家二老爺早逝，留下孀母弱女，眾人才不得多讓她三分。二夫人原是個賢良人，但是照楚璃這樣的做派，眾人的好感遲早會被她消耗殆盡。

楚珊懶得與楚璃胡攪蠻纏，寬慰的捏了捏楚瑜的肩膀，「妳四姊就是嘴快，別把她的話放在心上。」

楚瑜哪還有心思與閒人計較，擰著眉低聲道：「三姊，我身子有些不舒服，先回房去了。」

眾人也不好留她，唯有陪她一道唉聲歎氣，獨獨楚璃一副幸災樂禍的嘴臉，讓人見了就生氣。

回到屋裡，楚瑜一望見角落那盞大紅花燈，嘴角又重重垮了下來，都能掛兩個油葫蘆了。

盼春知道她不喜，忙上前要將那東西收拾起來，楚瑜卻攔住她道：「別，還是好好放著吧，萬一弄壞了，恐怕那邊也要怪罪。」

盼春知道她的意思，不禁打了個寒顫，又忍不住為自家小姐抱不平，這女兒家成親向來都是高高興興的，怎麼到了她們這裡卻是一片愁雲慘霧？連那盞精巧的花燈在小姐眼裡也成了洪水猛獸一般……

該死的朱十三，找誰不好，怎麼偏偏盯到自家小姐了？

楚瑜因見那花燈上有些皺褶，歎息著走過去，將燈籠紙小心撫平，花燈上的圖案亦映入她眼中，那是數尾活靈活現的游魚，魚諧音瑜，難道真如楚璃所說，她早就被那賊人惦記上了？

楚瑜悶悶地想著，覺得自己的運氣壞到極點，但願只是巧合罷了。

楚家歷代書香，女孩子們也多涉讀書卷，祖上更是以剛直不阿著稱，儘管如今日漸式微，但這種精神還是傳承了下來。她受到典籍的薰陶，最嚮往的就是高風亮節之人，如今卻要將她許給朱墨這樣一個奸佞，任誰都是意難平。

盼春見她鬱鬱的靠著牆，可見情緒壞到極點，遂搜腸刮肚勸道：「小姐也別太灰心了，聽說朱大人長得倒是不錯，是京中有名的美男子，至少……」

至少帶出去還是挺有面子的，不是嗎？

楚瑜並未因此得到安慰，聲音依舊低落，「相由心生，其心不正之人，相貌自然好不到哪兒去。」

盼春不禁一噎，再也說不出話來。她也只是聽說罷了，焉知不是外人的誇大之語，誰叫這位朱大人是皇帝身邊的寵臣呢？他奉承天子，旁人奉承他也是正常的。偏偏昨夜他突如其來的把花燈遞過來，眾人皆被嚇了一跳，誰又有心思去細瞧呢？何況身為大戶人家的婢女，見了男子只有帶著主子躲的，焉有湊上去的道理？

盼春想到此處又有些後悔，早知道會來這一齣，還不如乾脆問個清楚，總好過現在糊裡糊塗、後悔不甘心。

這一夜主僕倆都沒睡好，盼春還好一些，至少後半夜迷迷糊糊的睡著了，但是隔天早上見到小姐時，她忍不住嚇了一跳，只見楚瑜嫩生生的面龐上赫然出現兩團烏青，像是被人打了兩拳似的。

楚瑜無精打采的看著她，她的確在夢裡與朱十三搏鬥了一番，現在在她腦海中，那位未曾謀面的準夫婿已經被她打得下不了床。

盼春猜不到自家小姐作了什麼怪夢，但女子的容貌可馬虎不得，本想提議用茶葉梗敷一敷，但轉念一想，這樣大的黑眼圈，怕是一袋子茶葉都不夠用，便道：「奴婢給您擦些粉吧。」

楚瑜有氣無力的點了點頭。

她天生一副出水芙蓉的好臉色，從來不愛塗脂抹粉的，但今日這副模樣若不遮一

遮，恐怕母親那裡應付不過去。

楚瑜默默的坐到梳妝臺前，盼春取了胭脂盒來，將茉莉花粉薄薄的打在她的眼眶下，忍不住感慨的想著：小姐這張臉生得真好，但就是生得太好了，才會引來奸人覬覦，要不怎會說紅顏命運多舛呢？

盼春想到這裡，險些落下淚來，她忙用袖子揩了揩眼角，強笑道：「小姐您瞧瞧，可好些了？」

楚瑜愛美，每天少說要照十來遍鏡子，但今天她卻只是草草望了一眼，便起身道：「去給母親請安吧。」

她自己都不願再看這張臉，因為朱十三將她所有的好心情都破壞光了。

母女倆在穿堂打了個照面，彼此皆是一怔，原來何氏的眼眶同樣是發青的，至於楚瑜，她新生的黑眼圈連粉都蓋不住。

她們睡不好的原因都是那門親事，而朱墨，正是躲在幕後的罪魁禍首。

楚瑜一頭撲進何氏懷裡，抱著她的腰哭道：「娘，我不要嫁人！」

何氏亦痛哭失聲，摸著她的頭道：「娘何嘗願意妳嫁給那人，這不都是沒法子嗎？」丫鬟婆子們看著，都覺得心酸唏噓。

兩人哭夠後，何氏似下定決心般，拉起女兒的手道：「走，隨娘去松竹堂，讓老夫人幫妳想想法子。」

楚家祖上就有懼內的毛病，「妻為夫綱」的傳統一代一代傳下來，連楚老太爺亦是這般。既然丈夫不敢麻煩老太爺，她便想了個迂迴的法子，若能說服婆母，這樁親事指不定也就有轉圜的餘地了。

到了松竹堂，何氏還沒來得及說明來意，楚老夫人就笑著招呼她上前，「快過來，才有人送來上好的山參，妳也揀幾枝回去，這東西提氣是最好的。」

何氏走近一瞧，果然看到一大包長短不一的山參，且根根皆有拇指粗，不免感到驚訝。這樣質地上佳的山參，一根怕是百兩銀子都拿不下來。

幸好何氏還不是那等見錢眼開的人，雖然驚奇，倒還把持得住，笑問道：「這是誰送來的？出手這樣闊綽。」

「還能有誰，還不是妳那未來的女婿。」楚老太太慈眉善目的望著她笑。

她從前對何氏這個三房媳婦還沒這樣親切，如今倒是和藹多了。

何氏愣了半晌才道：「是朱……大人？」她險些叫出朱十三這諱名。

楚老夫人讚許的頷首，「這孩子眼光不錯，送來的都是真材實料，倒沒叫那參行哄騙了去。」

楚老夫人對朱十三的印象相當好，讓何氏大感意外，想來是那包山參發揮了效用，就不知朱十三還有沒有給她旁的好處？

楚老夫人從前頗有風骨，但隨著這幾年定國公府愈來愈窮，她反倒愈來愈見錢眼開了。

何氏見她絕口不提朱十三的惡名，彷彿這是一樁極好的婚事，只能硬著頭皮開

口，「娘，那朱大人……」

這時，楚大夫人、楚二夫人一同過來請安，楚老夫人忙命人倒茶，把何氏給晾在一邊。

楚老夫人擺明了就只想敷衍，何氏氣得一跺腳，賭氣帶著女兒離去。

朱十三態度強硬，婆母這邊又樂見其成，何氏愈想愈覺得心酸，忍不住又落下淚來。

反倒是楚瑜懂事，抬手抹去她眼角的淚滴，安慰道：「娘，您別難受了，既然這門親事推拒不得，我嫁過去便是，那朱大人又不是老虎，總不至於生吃了我。」女兒是為娘的心頭肉，何氏見女兒如此委曲求全，越發不捨，緊緊摟著她，哭個不停。

雖然退無可退，但何氏還是想盡最後的力量掙扎一把，她要求丈夫向朱府遞帖子，請朱十三過來做客，實則是為了方便相看。

「啊？妳還真想把他給請過來？」楚鎮只是一個七品小官，甚少理會朝中風波，像朱十三這種人，自然是能躲多遠就躲多遠。

「不然還能怎麼著？這可是關於瑜兒一輩子的幸福，難道你要讓女兒這樣不開心的嫁過去？」何氏瞪著丈夫道，「你捨得，我可做不到！」

何氏一發威，楚鎮只好妥協。他當真向朱墨發了帖子，起先還有些惴惴不安，擔心這位厲害的女婿不肯花功夫應酬，誰知朱墨居然欣然答應，倒讓楚鎮對他生出幾分好感，覺得他還挺好說話的。

第二章 良配應為正直高潔之輩

到了約定的日子，朱墨便登門拜訪了。

楚瑜受了何氏的指點，悄悄躲在一架青竹屏風後頭，準備窺探未來夫婿的一舉一動。

說老實話，她也想知道朱墨到底是俊是醜，若真是獐頭鼠目、醜得不成人形，她寧願一嫁過去便自盡算了。

楚鎮生性疏懶，向來不拘一格，偏偏在訪客面前自覺抬不起頭，明明該自慚的該是這奸佞才對，但朱墨實在與眾人口耳相傳的模樣大不相同，他穿著一襲月白錦袍，衣袖上的金線晃得人眼花，氣質矜貴溫潤，談吐亦十分斯文有禮。

倘若是不識內情的人，興許會將他當成不問世事的富家公子，但楚鎮為官多年，深知此人乃一頭吃人不吐骨頭的豺狼，絕不可以憑外表論之，因此朱墨對他愈客氣，他愈是戰戰兢兢，額上甚至冒出細汗來。

楚瑜從屏風後望見，不免有些詫異，按照她那套相由心生的理論，朱墨的為人應該不錯才對，莫非外頭的傳言有誤，他的心地其實沒那麼壞？

楚鎮本不願接待這個燙手山芋，無奈何氏硬要他出面，因此處處手忙腳亂的，待要讓人往凌雲樓買幾兩好茶葉回來，再一想，朱墨在御前得勢，什麼賞賜沒有，只怕宮裡的茶他都喝膩了。

幸好朱墨及時替他解圍，「我不喝濃茶，飲些白水即可，大人不必費事了。」

楚鎮這才鬆了口氣，忙讓人上一壺白水來。

朱墨慢悠悠的給自己斟了一杯，視線若有似無的瞟向屏風後頭，似乎發現了什麼。楚瑜一驚，忙將半個人撤回去，生怕被他瞧見。

朱墨收回目光，望著楚鎮笑道：「我聽說大人府上有個不錯的園子，不知可願領我一觀？」

他自己府上又怎會沒有個像樣的庭院？這朱十三也忒古怪，但楚鎮可不敢拂了他的意，趕緊起身，引他過去。

兩人繞著湖堤裝模作樣走了半圈，管事忽報有客前來，朱墨便笑道：「大人不必為難，自去應酬吧，我這人很隨和的。」

楚鎮感激不盡的應下，心裡卻暗暗嘀咕，既然隨和，怎麼這麼沒眼色，還硬賴著不走，真把楚府當成自己家裡了。

他一面腹誹，一面快步隨著管事離去。

朱墨望著一株綠玉紛披的垂柳，輕輕笑道：「出來吧。」

楚瑜知曉他已發現了自己，她要是再躲著，倒顯得作賊心虛，索性大大方方現身，屈了屈膝道：「大人。」

因在屏風後頭看得不真切，又聽聞他們來了庭院，她這才大膽的跟了過來，可是現在她後悔極了。

她一點也不想和他單獨相處。

朱墨望著她，含笑不語，泰然自若，似乎在等她先開口。

楚瑜躊躇一下，說道：「大人先前送我的那盞花燈，我想了想，還是不要收下為好，因此已命盼春回房去取，正好交田大人帶回去。」

她評判一個人，向來是先從外表，朱墨相貌不壞，應該是能講道理的。

朱墨臉上沒有半分不高興，仍舊笑著，「怎麼，妳不喜歡？」

「大人的好意我心領了，但你我才剛訂親，尚未成婚，還是避嫌為好。」

簡單幾句話，楚瑜卻說得辛苦，畢竟得琢磨著該用怎樣的措辭才能讓他聽得舒服，但是她的意思很明白，她並不樂意這門親事。

朱墨不是傻瓜，自然聽得出來，他笑吟吟的看著楚瑜，「妳想要退婚？」

這人的脾氣意外的好，就連說起這種事亦是和顏悅色的，楚瑜心頭好感更濃，更覺得傳言不可盡信，她欠了欠身道：「若能得大人成全，楚瑜感激不盡。」

「妳可知道，一旦退了這門親事，便再無人敢娶妳，縱使有人對妳青眼有加，也會因我之故心生忌憚。」朱墨似乎真心實意為她考慮，他誠懇的道：「況且，一個退過親的姑娘，無論何種緣故，名聲總歸不大好聽。」

他說的這些楚瑜都已考慮過了，但是她並不害怕，將來若遇到真心懂她的人，自然不會畏懼流言，況且她現今年紀尚小，沒有成婚的心思。

楚瑜回道：「大人不必多慮，我自有我的法子，總不至於讓大人為難便是。」說完，她一臉希冀的望著他，希望他能給她一個讓她滿意的答覆。

朱墨卻雲淡風輕的道：「抱歉，我不能答應。」

「你……」楚瑜驚愕得連話都說不完整，他方才不是還一副能夠理解她的樣子嗎？

朱墨粲然道：「我只是提出可能罷了，可沒說同意退婚呀，君子怎麼能出爾反爾呢？」

楚瑜張口結舌的看著他，在他這樣戲弄她之後，怎麼還有臉自稱君子？

她現在相信傳言不假了。

楚瑜轉身就要走。她傾慕的是正直高潔之輩，跟這種油腔滑調之人多說一句都嫌浪費心神。

誰知她袖裡一塊繡有蘭草的絲絹輕飄飄掉出來，她不禁慌了神，生怕這登徒子以為她是故意引誘他，正要蹲身拾起，朱墨先她一步彎下腰去，撿起那手絹，攥在手裡，仔細瞧著。

楚瑜的心瞬間提到了嗓子眼，儘管那手絹上並沒有什麼特殊標記，但這種閨閣之物，一旦落入外人手裡，她就算有十張嘴也說不清了。

幸好朱墨看不上這種不值錢的玩意兒，把手絹遞還給她。

楚瑜欠身施了一禮，低低的道：「多謝。」將要走時，她忍不住想再做最後的努力，「大人可否將婚期推遲些時候？反正我遲早是您的人，何必這樣急著成親呢？」

她怯怯的抬起眼瞼，用那雙小鹿般水汪汪的大眼睛看著他，這法子她常對家中長輩使用，即使明知她是在故意扮可憐，父兄大多時候都會選擇退讓，她以為朱墨也該是這樣的。

但她忘了他是一個殘酷無恥之徒。

朱墨笑咪咪的回道：「不能，本官就想立刻娶妳，妳要是不願意，本官搶也將妳搶回府中去。」

他怎麼能一臉愉悅的說出這種話呀？楚瑜活了十五年多，還沒見過哪個人能壞得這樣理直氣壯的。

她真是無語了，在絕對恃強凌弱的人面前，一切反抗都是無益的。

但是她又忍不住多嘴問上一句，「大人究竟為什麼選中我？僅僅因為那夜花燈會上見了一面嗎？可我幾個姊姊也在呢。」

這是她心中最大的疑惑，她很懷疑那一晚朱墨究竟看清楚她的相貌沒有，畢竟當時她就沒看清他的相貌，長街之上流光溢彩，但到底不比白晝明亮，眾姊妹都打扮得差不多，這樣相似的一家子中，他究竟是怎麼分辨出她來的？

朱墨眸光柔和的看著她，「當然是因為妳長得最好看，我第一眼就瞧見妳了。」

明明是調戲之語，楚瑜還是不自覺紅了臉，不得不承認她心裡是有點小得意的。在家中她甚少得到誇讚，何氏向來告誡她女子以德行為要，不可以容貌取人，因此即便生著一張好臉皮，她也不曾引以為傲，因為有貌往往就意味著無才。

這朱十三的嘴真是比蜜還甜，難怪能得聖眷不衰。

楚瑜平復了紊亂的心緒，才又問道：「可大人並不清楚我的為人，怎知我配不配得上您？」

朱墨不答反問，「妳為什麼不願嫁我？是否因為我的名聲不好，認為我是奸佞之輩，有辱妳家門庭？」

楚瑜不知該怎麼回答，她的確就是這樣想的，不過她沒料到他還挺有自知之明的。朱墨忽然笑了起來，有如春風拂過水面，意外的清雋舒服。「妳也只是道聽塗說，並不曾親見，怎知傳言不會有假？可見妳未曾深知我為人，同理我也是一樣，既如此，何不在成婚之後慢慢發掘，總有一日我們都能看清彼此真正的性子。」這話聽著似乎很有道理，可楚瑜總覺得有哪裡不對，但又說不出來，她彷彿被他給繞到陷阱裡去了。

朱墨仍然望著她笑，但楚瑜已經警覺他是一個極危險的人物，她不能再待下去了，拔腿欲溜。

朱墨並未攔著她，只是笑吟吟的對著她的背影道：「六小姐別忘了把燈籠帶過來。」楚瑜硬生生剎住腳步，轉回頭不解的問道：「你不是不要嗎？」她實在無法跟上這人的思路。

「不要退，卻是要還的。」朱墨說得一口流利的官話，咬字極為清楚，「先前是我贈與姑娘，現在則是姑娘贈與我，意義自是不可等同。」

被他這麼一說，倒跟私相授受一般，楚瑜賭氣道：「那我不要還你了。」

「嗯，那姑娘好好留著吧。」朱墨笑得一臉燦爛。

楚瑜隱隱約約覺得自己又中了此人的計，正要問個清楚，忽見楚璃弱柳扶風般的向這邊走來，忙躲到一棵合抱粗的柳樹後頭，心內不禁暗暗納罕，她來做什麼？楚璃到了近前，裝模作樣的喊了幾聲「六妹」，又故意問身邊的丫鬟，「方才明明看見六妹在這裡的，怎麼一轉眼就不見了？」

她一面假意找人，一面把眼風一遞一遞的送到朱墨跟前。

楚瑜本以為楚璃有意抓她的錯處，但其實楚璃不過把找她當成一個幌子，楚璃真正的用意就在朱墨身上。

她原以為朱墨如傳言那般，誰知今日遠遠見了一面，竟是個難得的清俊人物，她也是大姑娘了，難免惦記起自己的終身來。不怪她著急，楚珊是長房的小姐，將來有大把的京城才俊可供她挑選，可她的娘親卻是個寡婦，兼又多病，將來能有什麼好的落到她頭上？她不得不替自己爭取。

反正都是楚家的姑娘，何必捨大取小？說不定朱十三認錯了人，那夜看上的人是她呢！抱著這樣的僥倖心理，她才想過來試上一試，即便不怎麼合規矩，諒朱十三也不敢對她動手動腳，況且這樣的俊俏人物有點小舉動也沒什麼。

楚璃裝模作樣尋了半日，有幾回險些挨擦到朱墨身上去，總算引得他開口了，「四小姐不用找了，六小姐不在這兒。」

「您認得我？」楚璃驚喜得呼吸都急促起來。

朱墨含笑點頭，「那夜花燈會上，四小姐不是也在嗎？還穿了一身水綠衣裳。」

楚璃興奮得臉都紅了，早就說了，她哪一點及不上那個嫩瓜秧子，朱墨豈會看不上她？

楚瑜聽著卻有些憤憤不平，這朱墨口口聲聲說是她的未婚夫婿，現在卻當她的面勾搭別的女孩兒，可想而知成親之後會是何等表現了，果然人不能貌相的。

但是朱墨的下一句話，令兩姊妹都怔住了，他望著楚璃，笑得人畜無害道：「四



小姐，妳膚色稍黑，往後還是別穿綠衣了，否則走在姊妹堆裡，會顯得她們更美。」楚璃好不容易才領會他的意思，敢情這是嫌她醜嗎？她登時大怒，待要和這不知尊重人的東西理論，朱墨卻已施施然離去。

楚璃在原地生了半天悶氣，才鐵青著臉離開。

盼春拿著花燈過來時，就看到自家小姐捂著嘴在偷笑，不禁疑惑的問道：「小姐怎麼了？」

楚瑜擺了擺手，好不容易才收斂起幸災樂禍的笑意。沒想到四姊也有吃癩的時候，真是惡人自有惡人磨，四姊平日處處與她為難，朱十三反倒幫她出了一口惡氣。

她接過盼春手裡的花燈，莞爾望著畫上那幾尾金魚，以往因為朱十三的緣故，總覺得這些圓肚子腫眼泡的傢伙頗為醜怪，但今日反倒覺得有幾分可愛。

朱十三手腳極快，三媒六證、八字合婚等事宜很快便都解決了，直待五月底就要迎楚瑜過門，也就是說，楚瑜只剩下兩、三個月做姑娘的時間，她不是不惆悵，去年才剛行過及笄禮，這麼快就要成為他人婦，想到自己即將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安家落戶，她便覺一陣心煩意亂。

幸好楚鎮與何氏這段日子都對她格外寬縱，怕她憋出病來，反倒勸著她往各處走動走動。

楚瑜的手帕交唐淑過生辰時，楚瑜應邀前往濟昌伯府，兩人聊著天，說起了這門親事。

唐淑極為豔羨的道：「妳這丫頭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別人想嫁還嫁不成呢，妳倒好，還推三阻四的。」

楚瑜訝異的看著她。

唐淑又道：「朱十三如今是皇上身邊的紅人，不看看有多少人搶著巴結他，他家財萬貫，又沒有父母，妳一嫁過去就是朱府的當家人，上不用受公婆之氣，還有這麼一個俊俏夫婿作伴，妳還有什麼不滿意的？」

楚瑜聽她說得避重就輕，心下好沒意思，煩惱道：「妳不想想他的為人。」

一想到要和此人同睡一張床，同蓋一床被，她都要愁死了，彷彿滿身沾上了汗濁之氣。

「為人怎麼著？天底下多少道貌岸然之輩，背地裡打兒罵女呢！」唐淑不屑的道，「要我說，別的都是假的，只有身家和相貌才最頂用，憑他怎樣的清白之人，相處久了也免不了變了心腸，還不如索性一頭撇開呢！」

楚瑜驀地想起，濟昌伯府這兩年亦是捉襟見肘，竟至暗裡變賣財物，也難怪唐淑這樣講求實際。楚瑜躊躇之下，反倒不好和她辯，也說不定唐淑說的話是有道理的，畢竟這些日子楚珊等人都是同樣的話來勸她。

可是在她看來，朱十三除了一張臉好看和有許多錢之外，簡直一無是處，況且這些都不是她看重的東西，她自己的臉就夠好看的了，也沒吃過沒錢的苦頭，因此

實在想不出朱十三有什麼吸引人的。比較起來，她寧願嫁給寒門士子相夫教子，也好過和朱十三這種人打交道。

楚瑜重重的歎了一口氣。

### 第三章 被迫上花轎

縱使再不情願，婚期還是如期而至，楚瑜很想像戲文裡那些勇敢的小姐一樣一走了之，卻提不起勇氣真這麼做，朱十三這樣十惡不赦又口蜜腹劍的人物，一旦知曉她逃跑，必然不會放過她的家人。

最終，楚瑜只能承擔。

成婚前夕，楚老夫人將何氏叫去悉心「指點」了一番，原來楚老夫人非但不抗拒這門親事，還讓她勸楚瑜牢牢把持朱府家業，若能趁機填補娘家些許，也算朱十三這做女婿的一片孝心。

何氏氣得半死，雖不敢同楚老夫人強嘴，只能等回到院子後對女兒大吐苦水。她出身官宦世家，家世雖然沒落了，也還有幾分傲氣在，之所以嫁給成就不上不下的楚鎮，純粹是看中定國公府的清名，誰知因為一個外人的攪和，她對於婆家的美好印象都幻滅了。

何氏自己不看重財帛，亦這般教導女兒，因此楚瑜心裡一直都是嫌銅臭氣的，但今日她聽了何氏的話卻沒太大感觸。這幾個月走親訪友，楚瑜漸漸感受到現實的殘酷，多少世家貴族外表光鮮，實際上卻過得窘迫不堪，反倒是朱十三這種人步步高升，過得滋潤無比。

若月老一定要選擇將她配給那人，她也只好認了，儘管心裡暗暗鄙視，這老頭子怕是瞎了眼，她和朱墨明明是天底下最不搭調的一對。

嫁妝箱子是早就備好了的，何氏卻在選擇要哪些人去朱府這件事上頭犯了愁，她瞅著楚瑜道：「盼春、望秋她們兩個都還太小，自己都半通不通的，還是讓李嬾嬾隨妳過去好了，若有哪裡不懂的，也好幫妳鎮住場子。」

楚瑜笑了笑，搖頭道：「算了吧，李嬾嬾伺候您慣了，只怕您離了她反倒不安生，況且朱十三迎我入門，哪裡會認真讓我管家，只怕也是當個擺設罷了。」

她一雙翦水美眸露出淒涼之色，這一場婚事似乎讓她的心智成熟了許多。

何氏望著女兒稚氣秀美的容顏，後悔沒有早早教她管家之事，原想著她年紀尚小，可以再緩個兩年，等她幾個姊姊都說訂了再教也不遲，誰知憑空生出這場禍事，眼下臨時抱佛腳也來不及了。

興許楚瑜所說亦是有道理的，那朱十三一個獨身漢子，府裡定有人替他操持家當，未必瞧得上這位新過門的夫人，倒不如靜觀其變再做處置。

只是這件事總令人憋屈得慌，何氏歎道：「若妳哥哥在就好了，他性子剛強，斷不能容人欺負妳。」

何氏的獨子楚蒙去年剛被送去西北軍營，因他不好讀書，何氏才想讓他在武事上多加歷練，到了關鍵時刻，還是得男人有膽子出頭。

楚瑜揉著繡花衣角，輕聲說道：「這天底下又不是光憑拳頭說話，哥哥性如烈火，若觸怒那人反倒不好。」

朱十三光看外表是個翩翩佳公子，但滿京城的人還不是怕他怕得要命，可見以貌鑒人是不可取的。她光是想到自己初見那人時，居然還生出些許好感，更覺得自己瞎了眼。

何氏何嘗不知道拳頭無用，她也只是嘴上說說罷了，她勉強勾起嘴角，將女兒拉入懷裡，「行了，別提這些不快活的事了，明日是妳出嫁的正日子，無論是喜是憂，人一輩子也只有這麼一次，可別糟蹋了，再說，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，妳總歸是定國公府的嫡孫女，憑他朱十三如何勢派，總得顧慮幾分。若妳受了委屈，回來告訴娘，娘定為妳出頭的。」

楚瑜抱著娘親的腰身，淚流不斷，儘管未來一片黑暗，至少她還有真心待她好的家人，這一點，朱十三再怎麼也比不過的。這無父無母的乞兒，活該沒人愛他。

隔天，楚瑜的氣色不是太好，喜娘在她兩頰塗了厚厚的胭脂，看上去活像紅撲撲的猴屁股，讓天生麗質的她顯得有幾分滑稽。

楚瑜也沒心情多說什麼，懨懨的跟著喜娘走出了房間。

哭嫁是例來的習俗，但凡新嫁娘去往婆家之前，總得先和自家親人哀哀告別一番。楚瑜亦是如此，但她又不同些，她的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，綿綿不斷落到地上。

何氏亦覺得心酸，握著女兒的手牢牢不放，末了還是楚老夫人等得不耐煩，硬生生將何氏的手掰開，讓喜娘半推半哄的將楚瑜送上花轎。

楚瑜上了花轎，眼淚漸漸便收住了，或許是方才已經將情緒宣洩得差不多了，現在她沒有離別家人的哀愁，有的只是對朱十三這惡霸的痛恨。

鑼鼓聲震天價響，送嫁的隊伍十分熱鬧。

楚家的親戚沒有這麼多，何況並沒有全來，朱十三縱然財多勢大，畢竟根基淺，在這藏龍臥虎的京城算不得出色，而楚瑜有定國公府小姐的名頭，也稱不上高嫁，何況朱十三的名聲不好聽，若太過巴結，倒跟上趕著賣女兒似的，因此楚家寧願稍微避嫌。

楚瑜猜想，長街上這些吆喝的人多半是朱十三命人雇來的，反正他有許多臭錢，不擺闊反而對不起他的身分。只是他這種行為令她更加惱火，她本就嫌這婚事丟人現眼，巴不得一頂小轎將她抬過去算了，誰知卻是這樣不堪的熱鬧，她聽著響個不停的鞭炮聲，只覺得羞恥極了。

朱府離楚家有一段不小的距離，楚瑜坐在花轎中，被晃得暈乎乎的，再加上從昨晚到現在她都沒吃東西，喜娘攙她下花轎時，她雙腿虛軟，幸好並未跌倒。

朱十三沒有父母，因此拜堂的儀式十分簡單，草草拜了一拜後，兩人便被簇擁著送入洞房了。

新房裡靜悄悄的，楚瑜已與外頭的喧囂隔開。朱墨還得應酬賓客，一時半刻估計不會進來，她有時間好好思量，等會兒該如何應付這位新上任的夫婿。

她決定不給朱十三好臉色瞧，他那樣欺負她，還指望她笑臉相迎嗎？可是，可

是……萬一到了那一步該怎麼辦？每個女人總得經歷那檔子事的，昨晚她娘和李嬾嬾吞吞吐吐的教了她一些必備的知識，她雖然聽懂了，卻打從心裡頭無法接受，她嫁給朱十三已經夠委屈了，難道還要任由他霸佔自己的身子嗎？

但萬一朱十三用強的怎麼辦？她一個弱女子，肯定敵不過他……

想到此處，楚瑜又有些後悔，早知道就該先吃點東西，總好過現在全無力氣，但是話說回來，她就算飽食之後也未必是那人的對手，朱十三看著並不特別健壯，但身形高大，她哥哥出面都未必打得過呢。

胡思亂想一番後，楚瑜終於下定決心：總之，她是不會讓朱十三得逞的！哪怕是踢他、咬他，甚至廢了他的命根子，她也絕不讓他動自己一根寒毛，至於事後他如何暴怒，反正她這條命已經豁出去，也不怕他下狠手。

經過這樣周密的籌畫，她的心稍稍安定下來，但是等了許久仍不見朱十三進門。外頭的喧鬧笑聲漸漸淡去，想必賓客們已開始離席，朱十三還有什麼可忙的？這人口口聲聲說要娶她，其實也不怎麼上心嘛。楚瑜嘀咕著，困意漸漸上來，在龍鳳對燭明滅不定的光暈裡，她終於仰頭睡去。

夜半時分，守在房門外的盼春、望秋上下眼皮跟打架似的，牙籤都支不住，正要靠著牆歇一歇，盼春一下警醒，看到一個身穿大紅喜袍的男子向這邊過來，忙推了推望秋。

兩人齊齊向朱墨屈膝行禮，「大人。」

望秋餘光瞥見，心跳險險漏了一拍，沒想到大人穿紅色是這等好看，先前只在楚府裡見過一面，他身著月白袍服，雖然清俊，但和一般的公子哥兒並無二致。如今在燈影下瞧來，他眉鋒似墨，面如冠玉，神情也意外的溫柔和悅，讓人險險不能自持。

兩人定一定神，總算忍住沒有多看。

朱墨輕聲問道：「夫人在房裡嗎？」

「夫人……今日太累，已經歇下了。」盼春猶豫著要不要將楚瑜叫醒，大人已經來了，若不起身相迎，恐怕當她們楚家失禮。

朱墨立即知曉她的疑慮，擺手道：「不必了，我自進去看看。」

他推門進去，就看到楚瑜裹著紅綾被子端端正正躺著，連衣裳都未解開，兩臂還緊緊抱在胸前，似乎生怕有人對她動手動腳。

還以為她多大膽子呢，原來也是會怕的。

朱墨替她將被角往上拉了拉，免得受涼。

兒臂粗的紅燭仍未熄滅，照得內室亮堂堂，朱墨坐在床邊，靜靜看著她的睡顏，她的肌膚如玉似雪，這樣精心雕琢出一張面龐，不知摸起來會是何等的滑膩動人？會不會如嫩豆腐一般？

朱墨勉強才按捺住想要伸手摸摸看的衝動，他好不容易才將人娶到手，慢慢來，不用急，反正他有得是時間，總有一日，他會讓她心甘情願做他朱墨的夫人。

朱墨緩緩露出一抹溫柔笑意，可惜睡夢中的楚瑜什麼也瞧不見。她以往睡覺是很規矩的，但今夜不知怎麼搞的，居然吧唧嘴來，朱紅潤澤的小嘴一張一合的動著，彷彿在品嚐什麼難得的美味。

是餓了吧？聽說從今早起就沒怎麼吃東西，難為她還睡得著。朱墨小心翼翼的伸出一根食指，遞到楚瑜唇邊，想試探其反應，楚瑜先是吮了吮，繼而便重重咬了一口，彷彿那是一塊耐嚼的蘿蔔乾。

朱墨吃痛縮回手，倒也沒生氣，他對著燭光仔細看著指腹上兩排紅彤彤的牙印，那齒印細得跟米粒似的，上頭彷彿還殘有女子潮潤的氣息。

這是真餓狠了，連咬人都沒力氣。朱墨笑了笑，將楚瑜鬢邊凌亂的青絲往耳後輕輕撥去，這才起身離開。

楚瑜次日醒來，已經日上三竿了，明媚的陽光照得人幾乎睜不開眼。

她用胳膊擋在眼前，好一會兒才緩過勁來，神情依舊迷惘。

昨晚她原想著稍微眯個眼就好，沒想到居然真睡著了，還睡了這麼久……突然想到什麼，她趕緊低頭一看，還好，衣帶都是整齊的，可見昨夜朱十三並沒有碰她，不對，他昨夜來過嗎？

盼春、望秋進來伺候梳洗時，楚瑜便問起此事。

兩人對視一眼，皆低下了頭，最後由盼春回道：「大人昨夜留宿書房，並沒有過來。」

這是朱墨命令她們隱瞞的，雖說楚瑜是她們的正頭主子，但朱墨才是朱府的掌家人，她們又怎敢違抗？

楚瑜並未察覺兩人的心虛，反倒覺得有些不悅，這朱十三可真是人前一套背後一套，先前對她那樣熱絡，可她一過門就對她這樣冷落無視，甚至連新房都沒進來，這算什麼嘛？她不禁有些自尊心受損的挫敗感。

不過換個角度想，這也不算壞事。朱十三冷落她，她求之不得呢，他最好一輩子別來招惹她。

漱了口，勻過面，楚瑜又淡淡問道：「怎麼不早點叫醒我？」

新嫁娘睡得太遲是會被人笑話的。

盼春提醒道：「夫人您忘了，您可不用給翁姑奉茶。」

倒也是，別人家的媳婦起早貪黑，只因要給公婆請安，她則完全免除了這種煩惱。她心內隱隱竊喜，但還是假正經的問道：「大人呢？」

就算不用侍奉翁姑，朱十三是她的夫婿，名義上的禮數總不能少。

望秋嘴快回道：「大人五更便上朝去了，特意囑咐咱們別吵醒夫人呢！」

楚瑜的眼角抽了抽，她沒想到朱十三還是個勤勉的臣子，倒比得她成了個懶婆娘了。想想也是，憑他朱十三怎樣內藏奸狡，在皇上面前總還是本本分分的，否則旁人也容不下他。

楚瑜想了想，又問道：「那大人可有說何時回來？」

盼春和望秋面面相覷，答不上來，她們也是初來朱府，還未摸清朱墨的日常作息。要是朱墨遲遲不歸，或者隨他那幫狐朋狗友到外頭作樂，那她豈不是得一直餓肚子？楚瑜已感到腹中咕咕叫起來了，她勉強維持住臉色不變，讓盼春到廚房問問，可有什麼東西好墊墊肚子。

寧當飽死鬼，不做餓死鬼。就算要面對朱十三，也得先補充點體力才成。

幸好廚房已備好了鴨子肉粥，楚瑜聞到那香氣時，心裡不禁有些喜孜孜的。她喜歡吃鴨子，清蒸鴨、油煎鴨、四喜鴨子、八寶鴨子，她都喜歡，沒想到這朱府的飲食居然很合她的口味。

開心的用完一頓早膳，盼春倒了杯清茶供楚瑜漱口，趁機問道：「南嬪嬪她們已在大廳等候多時了，夫人可要見她們？」

方才喝粥時楚瑜已經聽盼春說了大概，朱府的確有一位真正的管家人，便是掌管後宅的南嬪嬪，多虧有她的打理，朱府事務才能條理分明，井然有序。

楚瑜略一沉吟，讓盼春扶她去大廳，準備接見這些人物。

南嬪嬪上了年紀，滿頭銀絲交錯，周身的氣度卻端莊可敬，見楚瑜冉冉過來，領著眾僕向新夫人施禮。

楚瑜忙將她攙起，滿面笑容的道：「嬪嬪不必多禮，我初來乍到，還得您多指點才是。」

她聽聞南嬪嬪本是宮裡出來，機緣巧合才做了朱府的管事，自是不敢輕忽大意。南嬪嬪見她這樣熱情，忙露出一臉謙虛笑容，「夫人太客氣了。」

她暗暗打量著，新夫人果然生得美貌，性子居然也不壞。先前聽說主子要迎楚家六小姐過門，她可著實捏了一把汗，恐怕是個氣質驕橫的主母，如今反倒放心了。楚瑜一面同南嬪嬪敷衍著，一面略帶好奇的向後方瞥去，只見一群丫鬟小廝的相貌參差不齊，可見朱墨並非十分重色之人，只是其中一個身穿青緞背心、身形窈窕的丫鬟格外引起她的注意。

楚瑜望著她的時候，那丫鬟也正抬起頭，一張妖嬈的芙蓉面，唇不點而紅，而在她那雙水汪汪的杏子眼中，居然有幾分敵意和戒備。

楚瑜原以為是自己多心了，但就在她想要細看時，那丫鬟立即垂下了眼瞼，此舉自讓楚瑜心生幾分懷疑，若心思坦蕩，何懼於與她對視？

初來乍到，楚瑜對朱府的一切都是生疏的，遑論這些繁雜人物，只這丫鬟的姿容格外出眾，楚瑜才多留心幾分。她在定國公府就沒見過這樣的，楚家的規矩大，爺們四十無子方可納妾，她父親楚鎮連個中人之姿的妾室也沒有，更別提這等美貌招禍的丫鬟。

朱十三倒是個有豔福的，還真以為他是個癡情種呢。

楚瑜皺了皺眉，將心底那抹不快掩去。反正她也並非真心嫁給朱十三，他寵幸誰，招惹誰，都不干她的事。

簡單點完名冊，楚瑜便讓眾人各自散去，獨獨留下南嬪嬪說話。

南嬪嬪還以為她要借機敲打，主動提起要交出府中權柄，誰知楚瑜卻笑吟吟的道：「還是別費事了，我年紀輕，連府中的人都還沒認全呢，就由嬪嬪您先管著

吧。」

她很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在管家這行還是新手，總得先學一段日子，若急著攬權，是自討苦吃，若做得不好落人話柄，朱墨這賊廝又該恥笑她了。

不知怎的，她別的事情都很能忍受，獨獨不能讓這出身卑微的小人瞧不起。

南嬾嬾還以為她假意推諉，直至再三勸過幾遍，楚瑜仍不改初衷，她這才相信了楚瑜的說詞。

快到六月，天氣漸漸燥熱，楚瑜和這老婆子磨了半天太極，好不容易送走她，已經出了一背心的汗，便讓盼春倒杯冷茶來，順便替她更衣。

換好衣裳，被她派去打探消息的望秋也回來了，貼在她耳畔輕聲說道：「……那丫頭名叫玲瓏，據聞是林尚書賞的，原說是做妾，不知怎的朱大人沒納了她，只留她在府裡做丫鬟。玲瓏自恃美貌，心氣兒高著呢，先前聽說夫人要進府，背地裡沒少埋怨。」

楚瑜不動聲色，望秋所說和她猜測的差不離多少，只是她沒想到朱墨連個妾室或通房的名分也沒給對方，可見這男人的心要是狠起來，也真真是無情到底。她當然不會以為朱墨是柳下惠那等正人君子，身旁放著個絕色丫鬟卻心如止水。

罷了，一個奴僕而已，她還不怎麼放在心上，就算朱墨有納幾房妾室，她也是鹹吃蘿蔔淡操心，何必呢？眼下要緊的是如何避免沾染上這賊子的汗濁臭氣，同房是不可能的，她根本不會許他近身……想到這裡，楚瑜又有些慶幸她嫁的是個孤兒，免於公婆施壓，不然她就算有十分魄力，也逃不脫輿論。